

葛竞《宇宙的梦想》：

# 孩子是离梦最近的人

□徐德霞

在世人目光再次聚焦月球、我国嫦娥六号登陆月球背面抓取月壤的那几天时间，我读到了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葛竞的新作《宇宙的梦想》，不禁眼前一亮，为之一振。她将常见的题材写得如此生动鲜活，童趣盎然，读来轻松熨帖、有声有色，又有打动人心的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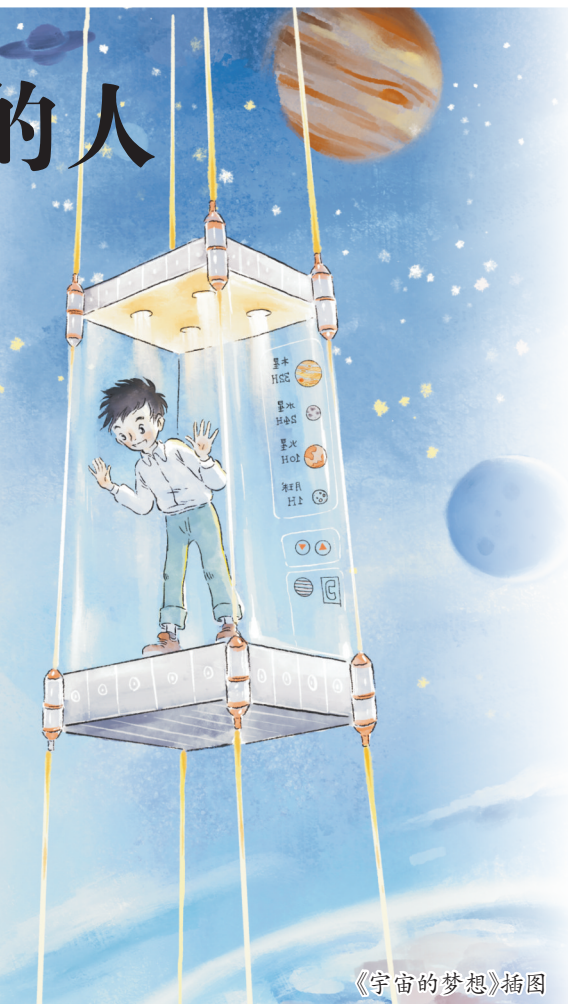
这是一部反映我国航天事业的儿童文学作品。遇到这样的题材，每位作家都不得不考虑两个问题：一是怎么把航天伟大成就以及航天人的事迹和精神写出来，二是怎么让孩子们看得懂、喜欢看。我想葛竞也不例外。对于航天这样的主题写作，写给儿童看和写儿童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角度，也反映了两种不同的创作理念。我们常见此类题材大多是写给儿童看，为此作家们不吝心力化繁为简，葛竞的这部作品写得轻巧好看，具有儿童的趣味性，是航天题材主题创作的有效尝试。

伟大的航天事业承载着人类自古以来的登天之梦，因其高而难、远而险而充满了神话色彩。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人类足迹已经到了月球，目光在无限太空扫描搜寻。这是人类之梦，文明在不断追梦中生长，而孩子则是离梦最近的人。高大上的主题应该从儿童生活的建构中来，写孩子就是写航天，写航天也是写孩子。因此，作者选取了追梦人的后代——北京航天城航天子弟小学里一群小学生，慧眼独具地书写他们的追梦故事。

当作者选定故事的发生地之时，就注定了这部作品的主旨和风格。她一直盯着孩子写，不管是从从小就成为航天员的小主人公肖宇宙，还是聪明顽皮的安知道，或是胖胖的马墩实，他们的现实和理想都离不开航天。这就不只是站在一旁，从孩子视角看航天，而是此身就在航天中。航天既是父母各自忙碌追求的事业，也是孩子们实实在在的生活，他们是这块特殊土壤里的“苗儿”，他们就在这样的环境里“泡”大，孩子与航天二者是贴合在一起的，这里就是他们成长的根。作者撷取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把富有童真童趣的儿童生活与航天事业巧妙融合，把孩子的梦想与宇宙紧密相连，既写出航天精神的深刻内涵，又葆有童心童趣的可爱。

作品以翔实、生动的资料，真实记录了我国航天发展史，热情讴歌了伟大的航天精神，塑造了一系列既伟大又普通的航天人形象。其实，这些“硬料干货”如地上花朵、月夜繁星，恰到好处地分布在丰富的儿童生活故事中。我以为，作为作者把活泼、柔软、温暖的情愫灌注进一个高洁硬朗的主题中，从而焕发出一种独特的令人陶醉的艺术之光，在现实主义书写中融入了浪漫主义情怀，刚柔济济，举重若轻。以孩子纯真的眼睛看航天，让火箭、月球车带着童心一起飞行，点燃孩子的宏大志向，让艰辛的航天事业镀上了一层玫瑰色的柔光，整个作品散发出令人忘我、向上飞腾的精神感召力。比如，2013年12月2日我国第一次登月的故事，是从“玉兔号登月车”模型说起的，没有肖宇宙与常校长的忘年交，就没有这个故事。而肖宇宙从3岁到9岁每年收到的生日礼物，恰恰都与航天有关，一排礼物记录的是我国那几年航天事业发展的历史。孩子的日记虽然有点流水账的味道，但语言稚气中透着生动，真

童出版社·2024年5月  
《宇宙的梦想》，葛竞著，晨光出版社、浙江少年儿童出版社



《宇宙的梦想》插图

实中不乏趣味。再比如，小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宇宙，取自《淮南子》的诗句：“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这样的话从一个孩子的嘴里说出来，就格外幽默好玩。肖宇宙的爸爸是火箭工程师，妈妈操控月球车，肖宇宙的梦想是长大了当航天员，肖宇宙深以妈妈为豪，在和同班同学安知道的较量中，每每落后，他就搬出妈妈，说：“我妈会开汽车，会开卡车，还会在月球上开玉兔探月车。”此言一出，语惊四座，孩子的形象形神毕现，同时带来阅读的快乐。可以说作者谨守童真童趣，让这部严肃的作品，有了随处可见的欢喜感。

作品中更有令人动容、令人感慨、令人唏嘘之处。比如，肖爸爸去学校做了一场航天讲座，他讲的不是成功，而是2020年7月23日长征五号火箭发射失败坠入大海的事件，讲成功容易，讲失败难，而恰恰是一场讲座激发了孩子们强大的精神动力，从中获得了一种可贵的内在生长力；安知道来到酒泉基地，探访妈妈的童年足迹，一个为航天事业倾尽最后一滴心血的女科学家形象令人感动落泪；孩子们参观烈士陵园等场景的描写，真真切切，如在眼前。最真实最动人的现实主义内容，通过浪漫主义的艺术处理，童真童趣与航天之光交相辉映，相互映衬，平实喜乐之中，时现璀璨的精神之光、时代之光、强国之光。

这是一部久违的有质感的校园生活作品，作者从多个角度塑造了多位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

当代校园生活作品一直是孩子们的最爱，这部作品以航天子弟小学为题材，对于读者来说，发生在肖宇宙、安知道、马墩实三位同学之中的故事，孩子与大人之间的故事，既熟悉又陌生，既普通又新奇，这样的故

事是极具吸引力的。文中有两个特别动人的故事：一是肖宇宙与安知道的故事。这两个孩子从一入学就“杠”上了。肖宇宙是一个心地纯净、单纯幼稚、好学习上进的男孩。他个子不高，学习一般，但他热爱航天，志向远大，在校长和父母的引导下，不断进步，健康成长，是一个极可爱的且具典型意义的普通男孩形象。和同龄孩子相比，安知道长得人高马大，聪明又顽皮，学习成绩很好，是个处处“显得着”的角色。开始他处处挤兑肖宇宙，肖宇宙面对安知道，既打不过，也说不过，同时还比不过，搞得很不自在。两个孩子不断斗法，故事一波三折，波澜起伏，甚是好看。这二人因爱航天起腻，也因爱航天不断竞争，更因为热爱航天最终成为一对好朋友。另一个故事是肖宇宙和常校长的故事，也写得妙趣横生，不落俗套。校长自称和肖宇宙是好朋友，一个低年级小学生和校长成了朋友，其中必有缘由。单纯、善良、好学的肖宇宙是如何博得校长的喜欢，校长又是怎样一个平凡而又了不起的人物，唯有读过作品才能自得其乐。最后不得不说的是，此作字里行间处处洋溢着作者温暖的情怀、赞赏的态度、喜爱的目光、亲切的语言，年轻妈妈的慈爱之心溢于言表，赋予作品强大的感染力。

一部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总有其超常的独特之处，特别是在阅读上，文学讲究的是感染与滋润，其教化功能从来不是耳提面命式的说教。《宇宙的梦想》做到了这一点，犹如春风化雨，读来养眼养心养精神，相信每一个读过这部作品的人都能从中找到愉悦和力量，能把主题出版写得如此轻盈、轻松、轻快，实属难能可贵。

（作者系《儿童文学》原主编）

## 创作谈

创作“恒星异客”系列少儿科幻作品的缘起，最初的想法是想写一套送给女儿的书，讲述一场星际战争的故事，以及一个看似平凡却又血统独特的女孩在纷飞战火中的经历和成长。

很多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要创作这样体量庞大的系列故事呢？少年儿童看得完、看得懂吗？一方面是为了讲好“恒星异客”系列的终极主题，也就是“人类无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这一千古难题。

大家不妨想一想：人类文明为什么发展出了这么丰富多彩的艺术？绘画、音乐、建筑，甚至一件衣服、一个杯子、一道菜，都可以变成艺术产品。这或许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为了寻求更多与他人的共鸣，就必须想尽办法通过艺术的形式传递自己的情感和思想。再想一想：人类文明为什么如此依赖数学？这或许也是因为我们无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不论多么复杂的自然语言，也不足以让我们建立统一的思维标准和沟通标准，所以不得不倚重数学这个抽象且客观的符号语言系统。可是，数学也会有过于冰冷的一面。从“人类无法直接通过意识交流”出发，衍生出来的是有关人类文明历史、现在和未来的许多议题。我的创作的终极愿景，就是通过形态各异的外星文明之间的碰撞，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这些主题，进而反思人类的分歧与沟通、斗争与发展。我希望每个读者，当然也包括我自己的孩子，在读过故事之后都能对人类文明有更深刻的理解。那么，怎么能保证孩子们看得完、看得懂呢？

第一是控制信息量。科幻作品的信息量普遍庞杂，尤其是在涉及到科学概念的时候，很容易把孩子看晕、看累。对此，“恒星异客”的做法是：既要扎实、严谨，又要想象有趣，按照孩子的知识基础和接受能力来循序渐进地交代信息。比如“量子力学”这个概念，直接解释的话，孩子们或者听不懂，或者只能听懂一点皮毛。因此，我在故事里先描写了很多次恒星人的传递过程，把过程写得很有趣，每次都比之前的环节多一点点细节和知识，等到小读者们充分地熟悉、接受，才会正式用“量子力学”这个词把前面的内容串联起来。

第二是把故事留在地球。和常见的星际题材作品不同，“恒星异客”系列故事里有上百种外星人，但他们都是陆续来到地球与主人公见面并发生关联的。一家人都要在努力维持地球生活的前提下，再去应对星际层面的矛盾冲突。主人公何尝不想去宇宙探险、去外星旅行呢？但笼罩宇宙的战争阴霾，却让她不得不留在地球上，优先保护人类家园的安危。因此，故事里处处都是孩子们熟悉的场景，只是因为外星人的到来而让这些场景有了新变化。这种充满校园元素写法，是降低小读者阅读门槛的重要保障。

第三是相信孩子的聪慧。我认为，儿童读者之所以有些内容不易理解，只是因为他们欠缺相应的生活经验，而不是因为他们的智力或理解能力不足。一个好的少儿科幻故事，要能够通过情节和文字补足孩子的生活经验。“恒星异客”系列故事的主人公并非天才少女，她也是在一年又一年的成长中，才逐渐领悟到了关于人类和宇宙的各种奥秘。小读者只要跟随她的脚步，借由她的视角，自然也就明白故事背后的理念和精神。

任何形式的文学艺术创作，只要在创作时就明确地面向少年儿童，天然地需要创作者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我们不能只关注自己内心的表达，而要特别重视作品给读者带来的影响，以积极的教育导向为前提。因此，一部好的少儿科幻作品，在追求文学性、艺术性的同时，也应该兼顾教育性。换言之，科幻教育，不仅是少儿科幻作家理应具备的职业素养，更是我们理应承担的社会责任。

（作者系少儿科幻作家）

# 科幻教育是少儿科幻创作者的责任

□何明瀚



## 评论

吴梦川《大树的女儿》：

# 开拓奋斗的女性成长之路

□李利芳

从2011年《完美的花朵》问世，陕西儿童文学作家吴梦川就以“花朵”意象来诠释她对于青春成长命题的深刻洞见。在自然、艺术、理想、爱情、童年记忆、成长的恐惧与蜕变等多重价值空间的融通与转换中，吴梦川以“花朵”系列四部曲创造出一种青春写作的东方美学样态，和以“花朵”为精神骨骼的独特审美风格。在新作《大树的女儿》中，作家对内倾型的写作路数有调整与突破，生活视野由城市转至乡村，从对少年成长的个体关怀转为整体意义上对女性独立命题的思考。历史的纵深感、中国乡村的文明变迁、人的现代化与人文之根的探寻、由内而外的写作向度等共同赋予这部新作丰饶的文本意义与阐释可能。

“花朵”是吴梦川对生之灿烂意义的基本捕捉，她将此隐喻为青春的绽放与生命的美好。少年人生与“花朵”之间存在一种可以彼此凝视、映照与互释的关系。在《大树的女儿》中，“花朵”由显在象征退隐于世界意义的底层，由少年个体生命的观照延展为少女发展的社会命题，人物塑造由花朵繁盛的表象意义深化为坚韧独立自强的内在精神，与乡村振兴的富民之路相关联，由此，“花朵”的意涵在新作中整体上被放大了。

《大树的女儿》开篇写道：“一个闷热的夏天早晨，我的大姐马笑突然失联了。”马笑是一名17岁的高中生。叙事者“我”是13岁的小学女生马缨，家中还有一个8岁的妹妹马尾，念小学一年级。一代三姐妹覆盖了从童年到青少年不同阶段的关键时期。这个家庭代表了一个世纪乡土女性的成长史，四世同堂的家庭中，包括太奶奶、奶奶、妈妈，以及“我”这一辈三人，一家六口清一色女性，外加早年离家出走的姑姑马小春，一共讲述了7名女性的故事。马小春在故事中虽然出现不多，但一直作为追求独立自由精神的象征而存在，也是马笑失联的根本动因。

以当下童年视角书写四代女性的成长经历，纵深的历史故事在共时的横切面被一一铺展开来，就像四代女性共处一个屋檐下的生命奇迹。马蹄山半山腰的老屋与马蹄河边的古树既是四

代女性成长的守护者，也是见证物，作为故土与家园的情感载体，它们以历史久远之“物”的价值构建为人的精神世界的灵魂支撑，也是吴梦川文化所寻之根的对物。老屋有100多岁，大树有1800岁。作家将四代亲情与历史建筑、自然存在紧紧融为一体，于潜移默化处引领儿童建造自己的世界图式、情感链接与身份认同。

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与碰撞在乡村女性的成长史中体现得最为透彻与鲜明。女性命运演变可以折射乡土文明变迁。在故事中，“逃离”或“离去”是女性自我发展的根本前提，从太奶奶、奶奶，到姑姑、大姐，她们毫无例外地由此走出了自己的精彩，“我”与三妹也在找寻大姐的过程中获得“在路上”的丰富经验和精神财富。“出走”被当地村民视为是她们的“家族基因”，故事开篇从马笑的失联讲起，就是叙事深层价值逻辑使然。由失联引发的“大树”底下公共话语的嘈杂，隐喻的就是那个密不透风的观念围墙，桎梏女性发展的权力系统。一个世纪以来，四代女性以她们的勤劳、坚韧、美善、自主、不屈的斗志披荆斩棘，传承盐背子精神，“下得苦，吃得苦，敢闯，敢拼”，延续家业。消失的女娃一个一个重新回到村庄，直至建成新时代美丽芳香的玫瑰村庄。“花朵”意象既承载历史感，又饱含极强的时代性。

“大树”是吴梦川新作中又一重要意象，与“花朵”相映生辉，它是大地生命的显现与化身。千百年来它在人们看不见的地底下默默扎根，就像一个巨人栖居在我们生活的土地上。三妹认大树为爸爸，作家以一个天真烂漫的孩子的心理活动真实再现大树的力量，彰显大树对于一个村庄、一处人类居所的重要意义。如果说，“花朵”意象投射于生命形态，那么，“大树”意象则指向存在之根底。

吴梦川将诗意与想象融入更为朴实的日常民间生活中，兼具历史感、人民性与现实情怀。由对花朵与世界之美的惊叹，走向对人生价值的不断追问与探寻，获取女性意识与开拓奋斗的无穷动力，这是吴梦川为原创儿童文学带来的别样风景。（作者系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 动态

# 《茶乡少年》创作研讨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2024年6月5日上午，由甘肃省委宣传部、天津市委宣传部指导，读者出版集团、天津出版传媒集团联合主办，读者出版社与新疆出版社承办的“茶香里的中国童年精神——《茶乡少年》创作研讨会”在中国现代文学馆举办。中国作家协会书记处原书记、儿童文学委员会原主任束沛德，诗人、儿童文学作家金波，以及邱书林、郭义强、马光复、徐德霞、刘琼、李朝全、陈晖、王国平等专家学者，高美兰、马永强、张纪欣、王玉秀、王先孟等出版方代表出席会议。

《茶乡少年》是王一梅创作30周年之际推出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以太湖湿地为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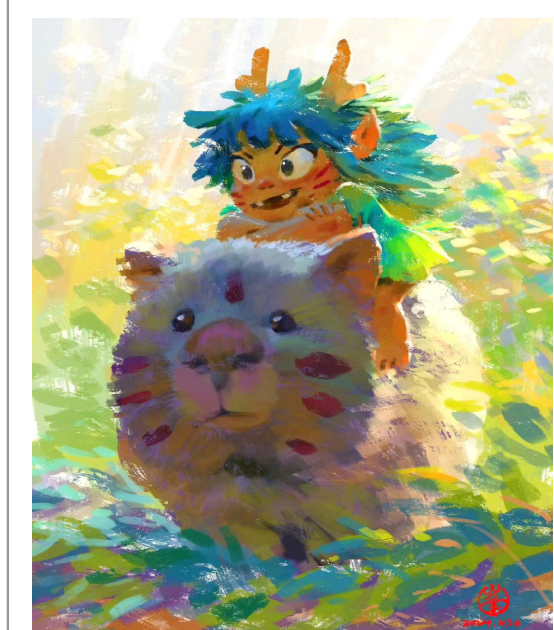
通过两个不同时代的茶乡少年的成长命运来展现乡村生态保护和传统制茶工艺的传承与创新。

束沛德认为，王一梅用诗情画意的笔触，把少年儿童的小世界与中国千年茶文化的大世界、大自然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弘扬了中国精神与文化自信。金波谈到，《茶乡少年》是王一梅多年积累展示出来的新成果。整本书散发着茶的醇香，阅读的时候要带着品茶、炒茶、揉茶一样的感觉去读，书中细致入微的细节刻画和对劳作之美的描写，让大家在宁静中感受到生活的美好。与会专家学者认为，《茶乡少年》以茶为中心，在对茶和人的关系描述中构建了

新的人与自然的关系，表现出作家深厚的生活功底和对美好生活的不懈追求，将社会经济生活变迁中的人类美好追求写得深刻良好，很好地把握了坚守传统和新技术制茶的平衡点。

王一梅表示，《茶乡少年》既是她30年写作的总结，也是她30年写作之后一个新的开始，更是她和妈妈的离别倾诉。她说：“《茶乡少年》的写作对我是一次挑战，我常常脸上沾满了泥土，手上还烫出了泡，去无人的小岛寻找野茶树，去偏僻的山头寻找茶树王。”这次写作对她来说是向农民学习的过程，她希望通过这部作品让更多人知道中国茶叶和中国农民的故事。（教鹤然）

## 童心世界



速写狂人Dane 插画作品

# 儿童文学评论

·第571期·

# “小白鹤”江西作家书系发布仪式暨《芙蓉花开》新书研讨会”举行

本报讯 6月12日，由江西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江西省出版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江西省作家协会主办，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小白鹤’江西作家书系发布仪式暨《芙蓉花开》新书研讨会”在景德镇举行。

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郭书林，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会长郭义强，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江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局）局长黎隆武，江西省文联主席、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叶青，以及吴卫东、郭峰、汪维国、张宏涛、张莉、江子、彭学军、李洪华、陈离、陈香、苏勇、雷雯等十余位专家学者及《芙蓉花开》作者陈蔚文参会研讨，二十一世纪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社长刘凯军和总编辑阎蓉等出版方代表也参加了本次活动。

《芙蓉花开》是作家陈蔚文创作的首部少女成长小说，也是“小白鹤”江西作家书系重点推出的首部儿童文学作品，作家从赣地女孩的童年经验出发，讲述了女孩姚姚热爱舞蹈、沉浸文

学的成长经历。作品关注到青少年成长过程中面对的烦恼、压力和困惑，也书写了由梦想、友情、亲情衍生而来的美好——丽娃老师的指引、女孩姚姚与马小夏的友情、阅读带来的成长等，真实而细腻地呈现了一幅丰富绚丽的少女心灵成长图景。

在《芙蓉花开》新书研讨环节，与会专家学者们肯定了《芙蓉花开》在书写新时代儿童成长主题方面的文学价值与现实意义，认为作品是青少年成长道路上的指路明灯，能让成长中的孩子照见自己拔节的身影，也能从“共舞”的同伴的友情中获得相依相携的温暖和挑战自我的勇气。作者陈蔚文表示，希望《芙蓉花开》能真切地反映现实，理解成长的困境，尊重成长的烦恼，也珍视成长的收获。她说：“在创作本书时，我尝试以更生活化的表达去发现看似平淡的童年中的一些不平淡，去呈现成长遭遇的问题和需要的勇气。希望女孩姚姚的故事，能让当下的孩子收获共鸣，也为他们的成长带来力量。”（冯祖耀）